

《潛藏空間》與法國「非舞蹈」運動 謝東寧(臺灣資深劇評人)

2003年5月6日，法國記者飛達荷(Dominique Frétard)在《世界報》(*Le Monde*)寫下一則標題為〈宣告非舞蹈的結束〉(*La fin annoncée de la non-danse*)的報導，這篇文章吹皺了法國當代舞蹈界的一池春水，隔年他更出版了一本圖文並茂的彩色印刷書，書名為《當代舞蹈：舞蹈和非舞蹈——25年的歷史》(*Danse Contemporaine : Danse et Non-Danse, vingt-cinq ans d'histoires*)，等於再一次以個人風格地，為當代舞蹈走向下了結論，而為什麼這位舞蹈專欄記者，這麼急著迫不及待，想把當代舞蹈中的非舞蹈(*Non-Danse*)，打入歷史的灰燼呢？

這其中引起的爭辯，最重要的便是，到底什麼是舞蹈？

舞蹈都發展這麼多年了，提出這問題簡直是廢話，而回顧舞蹈史，自從碧娜·鮑許提出「舞蹈劇場」之後，等於為當時苦悶的舞蹈界開啓了一扇大門，舞蹈可以跨出所謂展現肢體之美的固有形式，舞者本人的情感比動作更重要，舞蹈可以與社會議題結合……舞蹈發展至此，正式從現代邁向更繽紛蓬勃的當代，各種形式、流派、媒材花招百出，要說無奇不有也不為過，但其中源起於1990年中期法國的「非舞蹈」(*Non-Danse*)運動，卻以儉樸的身體觀念表演，惹惱了舞蹈界，那你都「不舞蹈」，那還算「舞蹈」嗎？

回答這問題之前，我們先來介紹非舞蹈運動的先驅者之一，「第廿四屆澳門藝術節」邀請的節目《潛藏空間》(*Self Unfinished*)之法國編舞家夏維·利·羅伊(*Xavier Le Roy*)。

非舞蹈運動由於著重觀念性的身體展演，所以引來了相當多非舞蹈領域創作者介入了編舞這個領域，其中羅伊就是一個例子，他非舞蹈科班出身，研究所時唸的是分子生物學，畢業後開始跟舞團工作，1992年遷居柏林，跟前衛跨領域團體*le collectif Detektor*合作，《潛藏空間》是他於1998年柏林首演的成名作，此作也是當時剛萌芽之觀念舞蹈的開端，尤其是他跟舞蹈科班出生，但半途廢舞之傑宏·貝爾(*Jérôme Bel*)的許多作品，現都已被列為非舞蹈運動的經典。

非舞蹈極力掙脫傳統舞蹈的束縛，將舞蹈的動作構成主體——身體，列為觀念舞蹈的主戰場，這個轉變大大影響了舞蹈的範疇，因為身體每個人都有，若展現身體即為舞蹈，那麼沒有人不可以舞蹈；而「非舞蹈」這個詞，也並不是指表演者一定都不跳舞，傑宏·貝爾就說：「我的作品並不是要表演者跳舞，而是要讓觀眾的思想(*La pensée*)來跳舞」。於是身體與思想連結，打破了自笛卡兒「我思故我在」以來西方世界的身心二元論，重新以舞蹈展現身體與心靈合一的哲學思維(受東方影響?)，開創了一條更開放的舞蹈康莊大道。

《潛藏空間》的全白舞台上，只有一桌一椅和一台手提音響，編舞者兼舞者羅伊在觀眾入場時，無聊地坐在桌前看著觀眾，也沒所謂的燈亮開場，突然他就起身走向對角的手提音響，狀似開啓音響但其實沒有聲音(寂靜才是配樂)，開始引領觀眾進入一場關於身體、機器、生物、日常動作、舞蹈表演、美術造型等等議

題的思考旅程。演出在長時間的安靜中進行，舞者略帶滑稽荒謬感的嚴肅，無厘頭式的玩弄自己的身體，身體在此脫離日常脈絡，進入了驚奇的想像世界。近一個小時的表演，直到最後舞者走向手提音響按下按鍵，「Let's dance」的舞曲音樂響起打破寂靜，全場氣氛才轉為輕鬆，而更厲害的是，舞作雖然在此結束，但觀眾的思想之舞才剛剛開始。

當年這個作品勢如破竹，引起歐洲舞蹈圈莫大的迴響，也開啓了羅伊及其非舞蹈運動戰友們許多更精彩的創作，豐富了當代舞蹈的面貌，甚至其陣營大將波赫·夏瑪茲（*Boris Charmatz*），還成爲 2011 年亞維儂藝術節的策展（協同）藝術家。所以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急著問非舞蹈到底死了沒？不如反過頭來檢視，非舞蹈到底如何回應舞蹈？如何影響當代舞蹈？《潛藏空間》這個經典作品的演出，或許更可以提供澳門的舞蹈觀眾們，關於當代舞蹈是什麼的啓發性思考。